

R 人生感悟 enshengganwu

上班路上的晨昏四季

□包春芳



每日上班往返的三里路,不长,却盛放着我的晨昏与四季。

初冬,栾树的叶子飒飒落下,起初用脚步丈量,后来以心神品味。路是旧路,景却常新。那一排栾树,春芽试探,夏荫慷慨,秋日则拼尽全力,绽出一树粉红云霞。风起时,果荚簌簌落下,为地面铺了一层细密花毯——连凋零都如此隆重,仿佛要把整个季节的华美,一次燃尽。

总要经过一座老石桥。青石斑驳,载得动千斤重量,却载不住流水年年。桥上,车来人往;桥下,运河无声,货船缓行。最爱是黄昏:落日熔金,河水沉醉,云色由橘红染作绛紫,再褪成深蓝。水鸟驮着金光掠过,将天与河轻轻缝合。那一刻忽然懂得:美,从不虚张声势,它只在日复一日的寻常里,静候与你相逢。

每天早上都要经过

一家快递驿站。这店已经开了六七年了,店主小陈腿脚有点儿不便,笑意却明净。每天他早早地起床,小店里总是很忙,有很多快递,大的小的,却被他摆得整整齐齐,店里常飘着茉莉茶香。他养了一只叫“安安”的小黑狗,温顺爱摇尾,眼里仿佛蓄着一整个秋天的温柔。驿站旧篱笆上,爬满浅蓝牵牛花,如清晨易散的梦。小陈说,是风送来的种子。“你看,命运关我一扇门,又赠我一墙花。”茶水氤氲,他的话也沾着暖意:“人呢,在哪块土地都能开花,只要根扎得深。”

梧桐树下,是老李的木工摊。几件旧工具,一堆边角料,便是他的江山。他做木工六十多年,量尺寸不用工具——眼为尺,手作规。刨花轻轻卷出,松香、樟香幽幽飘散,在地上叠成金色的浪。“叮——叮——”锤声从

容,如老钟摆荡。行人常驻足,看他怎样令木头开口,将时光雕成器具。若有人催,他只低头道:“木头有它的时辰,急不得。”他做的小桌小椅,朴拙扎实,很是耐用。

是啊,急不得。这三里路,我走了许多年,才渐渐走出滋味。如今走这条路,只看天光云影。春夏秋冬,皆是馈赠。桥上行人往来,运河船行渐远,而小陈依旧沏茶,老李依旧刨花。

世界依然匀速运转,车流依旧匆忙。但我选择在这三里路上,把脚步放慢,把呼吸拉长。看一棵栾花如何用一整年的时间酝酿一场盛大的坠落,听一块木头在老人手中细诉它年轮里的光阴。原来,所谓的慢行,不是停滞,而是以更深的温柔去参与每一寸正在流动的时光。

最美的风景,果然在最近、最熟悉的路上——只要你愿意,走慢一点。

Y 有此一说 ouciyishuo

先认可自己

□尚九华

改变他人对我们的态度和看法,实属不易,即便是亲人之间亦难例外。夫妻失和、兄弟反目、亲子疏离,其根本症结往往在于彼此的态度与看法难以调和。

我们常陷入妄念,试图扭转他人眼中的自己,最终却发现太难了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定义、被束缚——人生仍有出路。那条路,不在改变他人,而在改变对自己的态度。当别人觉得我们不够优秀时,我们却可坚信自我价值;当别人聚焦我们的缺点时,我们却可看见自己的闪光之处;当外界批评如潮时,我们却可为自己喝彩。

人这一生,并非活在他人的评价里,而是走在自我激励的路上。改变对自己的态度,意味着对自己温柔以待:减少苛责,多些认可,放下过度要求,积蓄内在力量。唯有如此,方能远离内耗与焦虑,以平和之心,走好每一步。

Z 哲理小品 helixiaopin

甜非易得

□徐悟理

初冬时节,正是品尝甘蔗的最佳时刻。街头巷尾,随处可见售卖甘蔗的流动摊位。选好甘蔗递给摊主,只见他手起刀落,三两下便将蔗皮削去,露出洁白如玉的蔗身。接着,将甘蔗截成小段,装入塑料袋,购买者便可拎回家慢慢享用。

每一口咀嚼,都能尝到满满的甘甜。牙齿像一台高效的压榨机,榨出清甜的汁水咽下,再将残渣吐出。吃甘蔗时,人们往往越嚼越有劲,停不下来。这背后的原因,一是每次咀嚼都能获得甜蜜的

回馈,从不会落空;二是那美妙的甜味,实在令人难以抗拒。相较于酸、辣、苦、咸等味道,甜味无疑更受欢迎,它能促使大脑分泌更多多巴胺,带来愉悦的感受。

然而,即便是这般看似易得的甘甜,也并非人人都能随意品尝。譬如牙齿松动者、糖尿病患者等,便与这份清甜无缘。由此可见,世间任何一种甜,都并非轻易就能获得。想来也正常,人生百味,酸甜苦辣咸涩交织,甜只是其中一味,又怎会轻易频繁出现?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S 生活感悟 henghuoganwu

深深爱,轻轻放

□朱凌

今年女儿出国,我和先生一起去机场送行。

办完值机手续,先生拉着女儿走到一边,细细叮嘱旅途注意事项。女儿的神情却渐渐有些不耐烦,敷衍地点着头,随即岔开话题,与父亲拌起嘴来。站在一旁的我对此习以为常,转头对同行的好友笑道:“瞧见没,这马上就要分别了,两人还像‘冤家’似的。”再看先生,虽被女儿“抱怨”着,脸上却没有丝毫气恼,仍是笑眯眯地为她整理随身背包。

好友问我,这一别多久才能再见孩子。我轻叹:“估计不会太快回来,毕竟路途遥远,往返不易。”

送到安检口,我朝女儿挥挥手,最后交代:“记得发信息报平安。”见她推着行李车融入排队的人流,我便转身,拉着好友朝机场大厅外走去。好友不解:“怎么就走了?该抱一下孩子呀。”我没有作答,脚步顿了顿,终究背过身,没再回望。直到听

见先生说孩子过了安检,我才转身,目光竭力追寻那道熟悉的背影,直至它彻底消失在视线之外,才用手背悄悄拭去眼角的泪。

我想,许多父母都是如此。面对孩子的远行,心中纵有万般不舍,但孩子已然长大,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此时,父母不仅要懂得放手,更要学会轻轻地放。

从前孩子还小,我对“深深爱,轻轻放”这句话体悟不深。直至此番送行,才有了切身的领会。想起年少时去外地求学,父母每次送我到车站,可我一过检票口,回头想再道别时,却常常

只看到他们离去的背影。那时的我,心里不免有些埋怨,不懂他们为何总是头也不回。直到亲身经历了这故作轻松的转身,才终于懂得他们当时的心情。

后来与母亲聊起往事,她才道出那个“秘密”:原来,每次送我进站后,她和父亲都会悄悄躲在远处,一直等到屏幕上显示列车驶离,才会默默离开车站。

原来,父母之爱,既藏在默默无声的守候里,也藏在放手时刻意的克制中。他们将牵挂揉进静默的时光,把不舍压在心底最深处,只为换得孩子能毫无挂碍地向前走去。可是,有多少孩子当时便能懂得这份苦心呢?就像我,也是直到自己成了那个

送行的人,才真正明白,父母当年佯装轻松地告别,实则是以“轻轻放”的姿态,包裹起“深深爱”的实质;用“不回头”的背影,掩藏住所有的眷恋,只为让孩子的旅程,能够起步得更轻盈、更坚定。

